

时光荏苒 洮水沉金

——剧作家刘成志的艺术人生

●葛月 本报记者 武曼晖



在科尔沁草原广袤的怀抱里，洮儿河如一条温润的玉带，波光激滟，不舍昼夜地蜿蜒流淌。它滋养着两岸丰饶的土地，也悄然孕育着这片沃土上深沉而蓬勃的艺术精魂。当镜头掠过无垠的碧野、蜿蜒的河流与沉淀历史的古城，最终定格于一位老者——刘成志的面容时，时光仿佛在此刻凝驻。他额头的沟壑是岁月风霜的刻痕，眼神深处跳跃的是戏剧不灭的火焰，那是一种历经沧桑而愈发纯粹的光芒。这一方水土的慷慨馈赠与一个剧作家跌宕起伏的生命长河悄然汇流，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热爱、坚守与创造的壮丽篇章。

根植沃土，悄然萌发的艺术种子

刘成志，笔名戊士，一级编剧，1938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。1957年毕业于沈阳机械制造工业学校，1961年起从事戏曲艺术，最初当演奏员、编曲，1963年起任专职编剧。曾任白城市戏剧创作室副主任、白城市剧协副主席，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。刘成志的生命源头，深扎在辽阳县邵二台乡大东山堡屯那片充满泥土芬芳的乡土之中。那里，不仅是他地理意义上的家园，更是他内心艺术种子悄然萌发的天然沃土。少年刘成志的课本之上常叠压着《施公案》《彭公案》等传奇话本。书页翻动间，文字构筑的江湖侠影、恩怨情仇与命运跌宕，如同隐秘的钥匙，一次次叩击着他敏感而充满想象的心弦，为他后期创作的大戏《武林魂》(省级二等奖)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。然而，更深刻、更日常的艺术滋养，却弥漫在家庭的烟火气里。

祖父，一位旧式的私塾先生，在简陋的学堂中，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诵读着“四书五经”，那韵律本身就蕴含着语言最初节奏之美。父亲，一个念过“国高”的小知识分子，在祖父眼中却是个“不务正业”的孩子。他的“不务正业”，源于对民间音乐的痴迷。村中谁家有红白喜事，鼓乐班子一响，父亲的身影便融入其中，那份沉浸于唢呐、锣鼓中的专注与陶醉，是少年眼中最生动的艺术启蒙。而母亲，一位大家闺秀，不仅识文断字，更有一副好嗓子。她在田间灶头的劳作间隙，信口哼唱的婉转悠扬、或喜或悲的东北民歌小调，如同清泉无声地浸润着刘成志幼小的心灵。多年后，当刘成志在吉剧唱腔创作中，不自觉地融入东北民歌特有的苍凉、质朴与直爽，正是母亲哼唱的旋律，穿越漫长岁月，在他灵魂深处的深情回响。

命运转折，洮水河畔的艺术新生

青年时代的刘成志，胸中激荡着“男儿志在四方”的豪情，一心向往着“最远的地方”——四川。然而，命运的安排总带着几分戏剧性的转折。家庭的牵绊让他未能远行，却意外地给吉林白城一个重型机械厂的筹建而落脚于此。这个看似工业建设的起点，却因一次地质勘探的“三铁锹见水”(地下水过浅无法建厂)而搁浅。这个意外的挫折，竟成了他艺术人生的转折点。

在工厂筹备的闲暇里，刘成志埋藏已久的音乐才华如泉水般喷涌。二胡的清越、笛子的悠扬、手风琴的饱满、大小号的嘹亮……他不仅样样精通，更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指挥才能。作为工会宣传委员，他带领着厂里的业余乐队，活跃在白城各种文艺汇演、舞会的舞台上。尤其是在铁路俱乐部的演出，让他声名鹊起。聚光灯下，他挥洒自如的指挥身影，让他成为这座城市冉冉升起的文艺明星。这



宋代孕育了精雅的茶文化，这是南宋画家刘松年《撵茶图》中正在制茶的匠人。

资料图片

《宋稗类钞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富弼听闻黄庭坚才艺双绝，想与他见面，奈何“及一见，便不喜”，甚至戏谑道：“将谓黄某如何？原是分宁一茶客。”虽是笑讽之言，却也道出了黄庭坚爱茶成痴。

黄庭坚(1045—1105年)是宋代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，出生于江西著名的产茶区——洪州分宁双井(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)，自幼亲见农户种茶、摘茶、制茶、饮茶，潜移默化中，他也成长为一个深谙茶艺茶道之人，并且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将爱茶之情付之于诗。

治平四年(1067)，黄庭坚中进士，开始了

份“小名”，为他推开了通往专业艺术殿堂的大门。他很快与文化馆的张维廉等人结为挚友。正是慧眼识珠、后来成为吉剧团团长的张维廉，在得知省里成立民族管弦乐团来白城招生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想到了刘成志。凭借扎实的音乐功底和在城市积累的美誉，刘成志顺利通过考试，从此迈进了吉剧团的门槛，人生轨迹彻底转向了他命中注定的艺术道路。

迎难而上，从乐队到案头的华丽蜕变

初入吉剧团，刘成志的身份是编曲。然而，吉剧作为一个新兴剧种，其唱腔体系几乎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，仅有《桃李梅》与《蓝河怨》两出戏支撑门面。面对“新创唱腔”的巨大挑战，刘成志虽感压力，但骨子里那份“越难越高兴”的倔强却被激发出来。他潜心钻研，试图用自己的音乐积累为吉剧添砖加瓦。然而，当省里调来一位科班出身、理论扎实的专业编曲后，刘成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系统理论上的不足。他没有固守，而是坦然回到乐队。

但剧团剧目的贫瘠，始终像一根刺扎在他心上。“怎么就俩？再整几个不行吗？”这种朴素而强烈的责任感，促使他走进了剧团资料室。在积满灰尘的书架间，他如饥似渴地翻阅着《京剧汇编》等资料。直到《梅花簪》的故事跃入眼帘，瞬间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。他仿佛找到了突破口，夜以继日，废寝忘食，将这部篇幅浩繁的原著大刀阔斧地改编、浓缩、锤炼。多少个不眠之夜，灯光下是他伏案疾书的身影，稿纸上流淌着他对人物、情节、唱词的反复推敲。当这份凝结着心血与才华的改编剧本交到剧团导演手中时，它已不再是简单的模仿，而是融入了刘成志对戏剧结构的初步理解和东北地方特色的尝试。

导演慧眼识珠，大胆地将这个“新人”的作品搬上了舞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《梅花簪》在各县级剧团巡演时大受欢迎，观众热烈的反应是对刘成志创作才能最有力的肯定。这次成功，完成了他人生中一次至关重要的“华丽转身”——从乐队的演奏者，跃升为案头的创作者，正式开启了编剧生涯。

淬火成钢，讲习班里的涅槃与崛起

命运再次眷顾了孜孜以求的探索者。1963年，吉林省举办第一届戏剧编剧讲习班，吉剧团毫不犹豫地崭露头角的刘成志推荐入学。这个讲习班，汇聚了当时吉林省戏剧界的精英，由刚从北京大学归来的名师授课，重点探讨如何改造传统戏以适应新的文艺要求。对于半路出家的刘成志而言，这无疑是在踏入戏剧圣殿的阶梯。

身处“身边全是老师”的环境中，刘成志以加倍的努力弥补自身理论知识的不足。他深知机会来之不易，如久旱的禾苗般贪婪地吸收着养分。课堂上，他全神贯注，认真做笔记；课后，他虚心求教，与同行热烈讨论。更关键的是，在讲习班期间，他得到了一份珍贵的“中央戏剧学院学员必读书目”。他毫不犹豫地设法购齐了这套书，开始了如饥似渴的研读。灯光下书页的沙沙翻动声，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批注与心得，见证了一个剧作家在理论熔炉中的淬炼与蜕变。

系统的理论学习像一道光，照亮了刘成志原本仅靠直觉和热情摸索的道路，也激活了他天赋中潜藏的矿脉。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，创作的笔力如泉涌奔流。讲习班结束后，刘成志的创作进入了爆发期，一部部思想深刻、情节动人、唱腔优美的大戏相继问世。代表作吉剧《婚礼上的眼泪》获得吉林省编剧本二等奖，评剧《野狼坡》在吉林省新时期第十六届创作剧目评比演出中荣获编剧一等奖，二人转《三难孔圣人》在白城市“东北亚杯”创作剧目电视大奖赛评选中荣获一等奖，拉场戏《打是亲骂是爱》在吉林省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中获编剧一等奖，音乐剧《怪病》在白城地区1990年度新剧目创作评奖中获剧本创作二等奖。另



京剧《宝扇传奇》剧照

葛月摄

有话剧《李黄玺》、京剧《宝扇传奇》、二人转《刘伶醉酒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杨宗保挂画》《假武松打虎》、拉场戏《山回路转》和吉剧《马贼的妻子》(与孙玉祥合作)等佳作叠出。

刘成志的作品题材广泛，既有对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，也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照，更充满了浓郁的东北地方特色和吉剧特有的艺术魅力。这些作品不仅被白城吉剧团作为保留剧目反复上演，更被吉林省内多家话剧团、评剧团等争相排演，盛况空前。他的名字，如同他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，迅速传遍吉林剧坛。他的作品如璀璨的星斗，列布于吉林省戏剧的夜空；他的名望亦如滋养他的洮儿河水，日益深广，奠定了他在白城戏剧界的威望。

静水流深，执着坚守铸就的艺术匠心

刘成志艺术人生最动人之处，并非仅是那些耀目的奖项和广泛流传的作品本身，而是成就之下那份“静水流深”般的坚韧执着与纯粹初心。

刘成志断然拒绝“天才论”的光环，始终笃信“努力奋斗”才是艺术的真谛，他常说“没什么可炫耀的”。这谦逊的言辞之下，蕴藏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对戏剧艺术本心的纯粹守护。对白城戏剧，他倾注的不止是才华，更是生命的温度、心血的分量与光阴的深情。年过耄耋的刘成志，虽已离开创作一线二十余载，但却从未离开那片他深爱的艺术土壤。八十多岁的他，跨越数百里，风尘仆仆回到白城，为青年创作员指点迷津。他的手或许已不如当年握笔时那般稳健，但剖析经典剧本的筋骨、点拨后辈困顿的关窍时，眼中闪烁的光芒，依然是当年那个在吉剧处女地上拓荒的“戊士”。他倾囊相授，不厌其烦，字字句句凝结着数十年摸爬滚打的真知与灼见。于他，这并非仅仅是“发挥余热”，更是践行着铭刻于生命深处的信条。“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。积德累功，慈心于物。忠孝友悌，正己化人，矜孤恤寡，敬老怀幼。”——这是刘成志祖父中堂悬挂的家训，墨迹早已渗入他的血脉，成为他做人行文的不二圭臬。他将这古训的精髓，提炼为更朴素的八个字：“助人为乐，助人为义。”“乐”，是艺术薪火得以传递的纯粹喜悦。“业”，则将此心上升为毕生志业——将扶掖后进、成就他人，视为与戏剧创作同等重要的使命去担当。舞台灯光之外，他甘愿做默默举灯的人，以经验和智慧为烛，照亮后来者前行的幽径。

时光缓缓掠过刘成志珍藏的奖状证书、字迹工整的手稿以及昔日舞台辉煌的照片，它们无声却深情地映照着一代剧作家伏案创作的孜孜侧影。刘成志的艺术人生如洮儿河底的金砂，历经岁月冲刷愈发璀璨，深深融入了白城戏剧精神血脉之中。这血脉不息流淌，提醒着后来者：所谓文化传承的伟业，正是由无数个个体以毕生光阴默默守护的微光汇聚而成。每一束微光照亮的前路，让白城戏剧的灯火在科尔沁的夜色中长明不灭。这灯火与洮儿河的流水声共鸣，在光阴的长卷中，永远回荡。

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以牧童之悠闲，与机关用尽的名利场中人对比，表达对争名夺利的厌恶。

黄庭坚为官“不以民为梯，俯仰无所作”。每到一处，体察民情，多有惠政。被贬黔州期间，他随茶农上山采茶，《踏莎行》里留下了他与茶农共采茶的欢乐：“画鼓催春，蛮歌走饷。雨前一焙谁争长。低株摘尽到高株，株株别是闽溪样。”

黄庭坚寄情于茶，借茶言志，塑造了廉洁刚正的茶君子形象。他写茶饼形状“方圭圆璧”，方形如圭，圆形如璧，圭、璧都是玉，而玉本身承载了君子之德。“碎身粉骨万余味，莫厌茶喧万壑雷”，宋人制作的团饼茶，煮前要碾成粉末，这种粉身碎骨却不改其味的特质，何尝不是一种人格的象征。欧阳修也说：“岂知君子有常德，至宝不随时变易。君不见建溪龙凤团，不改旧时香味色。”经冬不改品质，恰如君子，坚守本心。在《送王郎》一诗中，黄庭坚劝勉自己的妹夫“要须心地收汗马，孔孟行世日杲杲……儿大诗书女儿丝麻，公但读书煮茶”。希望妹夫能潜心道义，体会孔孟思想的绝妙，读书饮茶，提升自身修养。由此看来，茶真是儒士修身养性的一剂良方。

黄庭坚为官多年，仕途坎坷，但他心性淡然，乐天知命，随遇而安，憧憬“寒窗对酒听雨雪，夏簟烹茶卧风月”的宁静生活，也正因为有这样淡泊的人生态度，饮茶才变得诗意万千，他品茶“恰如灯下，故人万里，归来对影。口不能言，心下快活自省”。

(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

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



▲树种:榆树,榆科,榆属。
▲位置: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查格歹村。
▲等级:三级古树,树龄121年。
▲状态:树高16米,胸径110厘米,冠幅17米。现为正常株,生长环境良好,现存状态正常。
▲古树历史:该树于1904年自然生长。



▲树种:旱柳,杨柳科,柳属。
▲位置: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半拉格森村。
▲等级:三级古树,树龄121年。
▲状态:树高10米,胸径90厘米,冠幅13米。现为正常株,生长环境良好,现存状态正常。
▲古树历史:该树于1904年自然生长。

文图来源：
《白城古树名录》、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

我看我说

来考古博物馆重点看什么

●陆文宝

考古博物馆和我们常去的遗址类博物馆，到底有何不同？如果说，遗址类博物馆就像一本“历史成果图鉴”，向我们展示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彩成果；那么，考古博物馆则更像一部文物“侦探手记”，它不仅展示文物，还会把考古学家如何发现、研究这些文物的全过程娓娓道来，让我们看到背后的探索逻辑。

例如，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打破了传统时间轴线展览的模式，用“考古学视角”串联起遗址现场和博物馆展陈，从第一步的考古发掘到最后的成果解读，完整还原了考古工作的全链条。在这里，观众能够沉浸式了解考古学家是如何一步步揭开历史谜团。

那么，参观考古博物馆可以重点看些什么呢？

首先，多关注考古技术与工具，这些都是考古工作的“秘密武器”。通过它们，你将认识到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不是靠“猜”，而是用科学工具和方法，从土壤、地层、器物中一点点提取历史信息。

其次，要留意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态。比如，不同种类玉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，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“背景”，它们能还原先民的生活场景，传递器物承载的礼仪信息。

再者，深入了解考古研究的成果。一件文物距今有多少年？当时是用什么技术制作的？它所属的文化与周边文化有什么联系？这些关于年代测定、工艺分析、文化解读的成果，能让我们透过文物，感知历史深处的温度与厚度。想让考古博物馆之旅更有收获？不妨牢记这3点“别错过”。别错过相关考古遗址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文物介绍。有了对参观对象的基本了解，再带着问题参观，会更容易找到共鸣。

别错过展馆里的多媒体互动设施。这些设施，有的能模拟考古发掘现场，有的能演示文物修复过程，亲身体验会让抽象的考古知识变得鲜活。

别错过专业导览或讲座。专业人士的讲解能带你看懂展品背后的故事，让参观更有深度。

考古博物馆就像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，它不只是告诉我们“过去有什么”，更会梳理“我们如何知道过去”。当置身考古博物馆，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就此开启，跟着考古的逻辑，去实现一次别开生面的历史探索吧！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